

## 专题

在京剧界，史依弘是戏迷公认的“梅派大青衣”，许多年轻人追着史依弘看戏，亲切地叫她“史姐姐”。她10岁入梨园，22岁获梅花奖，此后，她将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改编成了新编京剧《情殇钟楼》；她带着《梨花颂》站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；她扮演的虞姬出现在谭盾创作的多媒体交响音乐剧《门》里；她在影视剧中大胆“触电”，成功塑造了各类角色；她在《舞林大会》上跳起恰恰、伦巴、斗牛舞，惊艳全场；她演遍“梅尚程荀”，还要“昆乱不挡”……她孜孜以求，向着心中的艺术不断靠近。

十年前，史依弘作为京剧界代表，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。“一部好的作品，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”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史依弘很大的启发，“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后，我感到一个属于文化的时代真正到来了”。为此，她成立上海依弘梅文化传播公司，以市场化的运营方式，带领着团队在京剧传承创新的航道上奋力前行……

2024年对于史依弘而言无疑是忙碌的一年，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、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，为缅怀这两位艺术家，史依弘及其团队策划推出了“依依向梅”专场演出。7月22日，“依依向梅”从上海宛平剧院拉开帷幕，她一人连演7天，为观众带来7场传统大戏。8月，史依弘赴天津演出两部梅派经典作品，收获天津戏迷们的热烈反响。9月，她带着《霸王别姬》《汾河湾》《西施》3出传统戏来到了“依依向梅”巡演的第三站——北京国家大剧院。巡演剧目是史依弘和团队与剧场根据不同地区的观众喜好、文化氛围，并结合市场反馈商定的，希望可以兼顾入门观众、爱好者和资深戏迷的观演需求。史依弘介绍道，“《霸王别姬》的上座率一直都很好，每次都是最快售罄的。《汾河湾》是一出生旦对戏，观众也很爱看。《西施》是梅兰芳先生根据传奇《浣纱记》改编创作的古装戏，1923年，梅兰芳先生首演京剧《西施》。100年后，我与上海京剧院同仁恢复了首演版本，还原了长达9分钟的‘翎子舞’。这也是我首次在北京演出这部戏”。为了将这段舞蹈完美呈现，史依弘不知疲倦地练习了无数遍，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都反复雕琢，力求达到极致。紧接着，她还将赴西安、安庆巡演……她在不同城市的各个舞台之间穿梭往返。近几十年来，鲜有京剧演员敢于进行这样的尝试，唱戏绝非技艺的单纯展示，更是对表演功力与体能的严峻考验。“累当然累，但在舞台上那种身心的畅快无可比拟。好戏好演员，不是在排练场排出来的，而是在舞台上打磨出来的。‘百练不如一演’，所以我特别珍惜每一次登台的历练，也十分享受舞台。”

### 从武旦启航的“依依向梅”之路

“看，云敛晴空，冰轮乍涌，好一派清秋光景。”京胡声起，排练场内的史依弘一丝不苟，眼神专注，身姿婀娜，一颦一笑间，古典韵味十足。史依弘留着酒红色的短发，十分干练，即便没有穿戏服，举手投足间也是大青衣的模样。

史依弘的“寻梅”之路并不寻常。1982年，上海戏曲学校招生，年仅10岁的史依弘凭借着之前学习武术和体操打下的踢腿、劈叉、翻跟头基础，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，考取武旦行当。她的启蒙老师是有着“第一武旦”美誉的张美娟。入学后，史依弘展现出较高的悟性，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勤学苦练。1986年，在上海电视台主办的“戏曲武功艺术比赛”中，她凭借一出《火凤凰》备受瞩目。“我现在给学生说戏时，脑子里总会浮现张美娟老师的影子。小时候学戏没有视频和录像，老师真的是手把手一点一滴反复地教我，当时受过的训练刻骨铭心，长在了我的肌肉里。”史依弘回忆说。武旦看重的是武打功夫，并不要求唱，那时她的嗓子又尖又细，唱念更多、更为丰富的人物都没办法塑造。后来，在张美娟老师的引荐下，史依弘开始跟随对戏曲声乐有深入研究的卢文勤老师学习梅派唱腔。卢文勤自小痴迷乐器，在同济大学读书期间，他得到梅兰芳的赏识，得以拜梅兰芳的琴师王少卿为师，并曾长期为梅兰芳拉琴伴奏。史依弘跟卢文勤学艺整整十年，可以说是十年如一日。那时候，她每天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京剧院上班，在排练厅内挥汗如雨，下班后再骑车赶去卢文勤老师家上课。“卢老师不允许我有一天懈怠，哪怕我在外地演出，也要在电话里唱给他听。”回忆起跟老师学戏的点点滴滴，史依弘感慨道：“老师20多年前就去世了，但我却感觉没有一天曾离开过他。因为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，就好像这个人永远都在我身边。老师一生都在研究梅兰芳的唱，研究戏曲声乐的发声，最后形成了科学的训练方法。我就是因为学到了这样一个方法，才能唱到现在。”

1994年，上海京剧院为史依弘量身打造了京剧《扈三娘与王英》。在这部剧中，史依弘生动演绎了“一丈青”扈三娘这一经典形象。她大胆打破京剧行当界限，将花旦的灵动、花衫的华贵、青衣的端庄、刀马旦的飒爽等多种行当特色巧妙地融为一体，为观众呈现出一个鲜活立体、与众不同的扈三娘。凭借剧中的出色表现，史依弘一举拿下第十一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和第五届上



## 史依弘：常向「梅」边度新曲

□ 杨茹涵



史依弘 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，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，工青衣、刀马旦，宗梅派。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文艺人才，享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（京剧）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师从张美娟、卢文勤等名家。代表作品有《扈三娘与王英》《狸猫换太子》《情殇钟楼》《新龙门客栈》《宝莲灯》等。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、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优秀表演奖、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等。



京剧《霸王别姬》剧照



京剧《大唐贵妃》剧照

### 追求“艺”与“术”完美融合，呈现极致的美

耕耘梨园数十载，史依弘始终坚守初心，不断挑战自我，开始尝试不同风格的剧目和角色。2008年，史依弘将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搬上了舞台，改编成了京剧《情殇钟楼》，她在剧中

饰演艾斯美拉达。从与导演石玉昆开始构思创作这个剧目，到正式演出，一共花了3年的时间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史依弘主动报名参加了舞蹈类综艺节目《舞林大会》，学习斗牛舞、吉卜赛舞，并将这些舞蹈手段巧妙地融入到京剧表演中。在史依弘眼中，艾斯美拉达是一位异族女子，能歌善舞，有着别样的风采。“我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展现这个人物，这也让京剧的手眼身法步变得不一样，呈现出传统戏曲里没有的状态。”2013年，史依弘一人挑梁5台传统大戏——全本《白蛇传》、昆曲《牡丹亭》、全本《穆桂英》、全本《奇双会》、全本《玉堂春》，在北京和上海的舞台连演两轮。梨园行将技艺通达的好角儿称之为“文武昆乱不挡”，史依弘借用这一概念，将此次演出定名为“文武昆乱史依弘”。2018年，她又推出“梅尚程荀史依弘”专场，一人出演“四大名旦”经典剧目——《苏三起解》《昭君出塞》《春闺梦》《金玉奴》。这些剧目不仅流派各异，而且且一天内演完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自上世纪40年代末，京剧名家童芷苓同时上演“四大名旦”的剧目后，几乎再没有旦角敢于尝试。京剧各流派划分细致、界限分明，大多数演员不敢“越雷池一步”。史依弘却希望博采各家所长，不为流派所缚，“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表演时，能忘记流派，走近人物本身”。2021年，史依弘带着花费数年打磨的京剧《新龙门客栈》开启全国巡演。这是国内第一次将经典武侠电影搬上传统京剧舞台。她在台上“一赶二”，分别饰演邱莫言和金镶玉，发挥文武昆乱不挡的优势，演绎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子。

史依弘的创新举动很多，但她的创新不是对传统的颠覆，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，巧妙地融入自己的深刻理解。在她看来，创新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创新排新戏，传统老戏也可以演出新意。“很多人问我，像《红鬃烈马》《四郎探母》《玉堂春》这些骨子老戏，都已经演了几百年了。从十几岁学戏的时候，你就演这些剧目，到现在演了几十年了，难道没有厌倦吗？”面对这些问题，史依弘坦言，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，“每次登台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京剧拥有一套完备精妙的程式化表演体系，但演员不能只把程式化的动作机械地呈现给观众看，而要超越‘四功五法’，走进人物。观众看不到的技巧，往往比看得到的技巧要



京剧《西施》剧照

难百倍、千倍，是化在角色当中的”。谈起她经常演出的京剧人物，史依弘总有说不完的话，“王宝钏太让我着迷了，演这个人物一定要回到过去那个特定的时代”。她所理解的王宝钏，是一位甘愿在清贫中坚守自我、内心清冷高贵的古代女性。在诠释王宝钏的生活场景时，史依弘尤为注重细节。如在寒窑中，她通过举手

投足间的动作，巧妙地流露出王宝钏身为相府千金

的优雅气质。史依弘会在某些眼神、脚步等细节地方加一些“作料”，让观众能够充分相信眼前的人物就是古代相府的金小姐。“这也是我演戏时觉得特别过瘾的地方。作为演员，一定要稳稳地站在角色之后，在淋漓尽致展现人物的同时，能够自然而然、毫不刻意地将戏曲的‘四功五法’融入其中。就像是不经意地抖水袖，不经意地传递眼神、迈出台步，恰到好处地展现出角色彼时的心境或情绪。”

2014年，史依弘主演的中国第一部3D戏曲电影《霸王别姬》上映。这部戏也是她多年来“叫好又叫座”的剧目之一，很多演出商都希望邀约该戏。戏中经典的场景，如虞姬为霸王舞剑的片段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演得多了，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样。史依弘谈到，那时项羽和虞姬被困垓下，四面楚歌，两人分别在即，但虞姬依旧强忍内心的悲痛，为霸王舞剑消愁。这一段戏的锣鼓、脚步和此时虞姬的心情一样，都是非常沉重的。虞姬在霸王面前舞蹈是微笑着的，但当她低下头来，那深埋心底的苦涩便再也无法掩饰。因为她深知，这一舞结束后，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生死永别。这短暂的舞蹈，对于虞姬来说，是痛苦与不舍交织的煎熬，她要用微笑掩盖悲伤，用舞蹈倾诉深情。要让观众在这一细节中深刻感受到虞姬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世界，这也让史依弘对“艺”“术”有了更深刻的感悟。正如她所说：“刚开始学戏的时候，学的都是‘术’，花里胡哨的技术会让台下的观众喝彩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慢慢发现，其实过多的技术反而会破坏人物的整体性，破坏艺术的美感。梅兰芳先生晚年的演出，已经没有那么纷繁复杂的技巧了。但他在舞台上依旧散发着迷人的魅力，呈现出极致的美。他是真正的艺术典范，是‘艺’与‘术’完美融合的化身。”

### “京剧的未来由演员和观众共同创造”

今年年初，电视剧《繁花》的热播让史依弘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。在剧中，她扮演的“史老师”虽然戏份不多，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将这个始终在“等男人”的寂寞女性形象演绎得十分生动，寥寥几个镜头就展现出了角色的特质。剧中史老师热爱戏曲，收音机里总是放着梅派名段《贵妃醉酒》。还有一场戏是她哼唱程派的《锁麟囊》，“当时拍摄的时候，我以为后期会重新录音，所以现场就随便发挥了一下。但后来发现，播出来的就是当时拍摄现场的原音，我看得自己都出汗了”。史依弘笑着说。早在多年前，史依弘就与王家卫导演相识，并萌生过合作的意愿，直到《繁花》这部作品的出现，才为他们的合作提供了契机。谈到这个角色，史依弘说：“史老师在剧中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，是似是而非的，需要自己去感受的，也是需要观众用想象力去完成的。你可以说史依弘是史老师，但也不全是史老师，这个角色和我之间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有一种朦胧感。这个表达真的很‘梅派’。”

史依弘的跨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其深厚的京剧艺术底蕴之上的自然延伸与拓展。她曾与何赛飞演出《舞台姐妹》，在电影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里当了回麻将老手，与摇滚歌手窦唯合作电子专辑《胡笳十八拍》……每一次跨界尝试，史依弘都十分珍惜，“艺术是相通的。也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东西就会在你的细胞里产生化学反应”。如今，“出圈”成了戏曲界的高频词，京剧该如何突破固有圈子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它？在史依弘看来，以往人们总是强调互联网对传统文化的冲击。实际上，互联网的影响力和流量，未尝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加持。她深切地感受到，只要传统艺术自身足够美、足够好且足够精湛，富有情感、美感以及思想内涵，那么它就会在今天拥有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大的影响力。

近年来，史依弘还积极投身于京剧文化的推广与传播工作，抽出时间走进图书馆、校园、社区举办讲座，普及京剧知识。同时，她还推出了《史依弘教你学京剧》《给孩子的京剧》《小小京剧迷》等系列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京剧书籍和绘本，这些图书涵盖戏曲普及、图画书等多种形式。通过这些举措，史依弘进一步拓宽了京剧文化传播的途径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京剧这一传统艺术形式。史依弘十分看重京剧的“培土”与“播种”，“我们所需要的，绝不仅仅是专业的京剧人才，我更加期待未来观赏京剧的新群体不断涌现。他们可以活跃在屏幕前、聚集在网络上，也可能现身于剧场里。这样多元化的观众群体，是京剧未来的活力之源，需要演员们好好把握。”

史依弘透露，年底她将参与京剧电影《大唐贵妃》的拍摄。她说：“这出戏凝聚了梅兰芳先生与梅葆玖先生两代人的心血。23年前，葆玖老师牵头，联合多家院团及众多精英，将梅兰芳的古装新戏《太真外传》丰富完善，打造出融汇梅派唱腔精华与当下表演风格和艺术手段的交响京剧《大唐贵妃》。5年前，上海京剧院在此基础上打造新版，梳理调整情节，编创、复现‘翠盘舞’，充分展示梅派载歌载舞的特色。”

多年来，史依弘游走于传统与创新之间，在京剧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。她执着地追寻着京剧艺术的真谛，认真学习梅派的精髓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戏曲的世界中。同时，她又敢于突破传统，广泛涉猎其他艺术形式和表演风格，在传承中大胆创新，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演绎方式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她的艺术生涯，是对京剧艺术的热爱与坚守的生动写照，也是不断突破自我、追求卓越的奋斗历程。从史依弘身上，我们看到，一位菊坛翘楚历经岁月沉淀而愈发地光彩照人。

（本报照片由受访者提供）